



点亮人心的篝火

——关于郭耀选《笑林篝火》及其他

□ 周荣池

大约是五年级的时候我认识了郭耀选老师。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下午，我们被召集到操场上听一个老师的讲座。这位老师骑着自行车来到了远在乡下的余万中心小学，车子后面的架子上扛了一蛇皮袋的书。这个人就是郭耀选老师，这本书叫《巧姑娘》，是一本民间故事集。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位作家，第一次见到一本文学作品。说句真话，那个时候我对这个场景的印象并不怎么好。不是对郭耀选老师或者他的书印象不好，而是对于一个作家要出来推销自己书籍的艰难感觉非常地不好。也是有些宿命的是，我以后自己也成为一个卖书的人，也常常对于自己的种种遭遇感觉到各种的唏嘘和尴尬。

这个场景我在不少场合讲过，在不少文章中提到过，因为这个场景以及这本红色封面的《巧姑娘》对我的影响很大。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，精神生活更加是奢侈的。我用从家里带来的桃子卖给同学的钱，清还了这本书的价钱。这本书我不知道看过多少遍，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“吉高的故事”。吉高是一个阿凡提式的人物，非常聪明又嫉恶如仇，他种种与地主斗争的事情很具有戏剧性。我后来曾经将这个系列整理成一个小说，这是我最初的文学素养的积累。或者说这本书是我的文学启蒙，成为日后我专注乡土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当然对于这本书的喜欢也与我自身农村生活的背景有关。我将这本书随身带到过很多地方，至今它还在我的书架上，它与郭老师一样面容苍老但依旧精神矍铄——这本书成为照亮一个人文学之路的篝火。

前几年，我还在州署老院子上班的时候，一天早上上班时我又见到了郭耀选老师，这距我上次见他至少有二十年时间。他在中学教书的时候，教过我美术课，那时候学会了许多少板报报花的图形。从那毕业之后好多年都没有见到郭老师，这一次他是来县城体检的时候到单位来找我。他大概已经认不得我，见我的时候说，听说他们乡里也出了一名作家某某某，我尴尬地告诉他正是我。我送了几本书给他，感觉到

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因为他真的老了。

我为什么对于郭老师的苍老这么不安？

我是突然觉得一种文学的时代好像也苍老了，而这个时代对自己又有过很大的影响。郭老师的其他故事书《打尽天下无对手》《痴人说梦》《微笑的彩霞》等

我都看过，是我做教师的时候我同乡的学生带给我的，他们对这些书已并不十分感兴趣。这些书我都认真地读过，有的甚至读过几遍，那种质朴的文字和故事和泥土一样芬芳。又过了几年，他突然拿了一本手稿来，几百张纸的手稿都是用笔工整地写出来的，这就是这本《笑林篝火》。我帮他联系出版印刷的事宜，这在现在也是很便利的事情，也是出于敬意我读了这本长篇故事。之所以说是长篇故事，是因为这本书在整体架构上并没有长篇小说应有的结构与关联，这种冰糖葫芦式的结构是传统故事话本的古老结构。

但《笑林篝火》这本书好在其人物塑造。主人公叫做秋当当，这一听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名字。他的形象依旧是和传统的里下河机智人物吉高一样，是一个智慧十足而又嫉恶如仇的人物。秋当当在故事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斗争性是生与俱来的，也是非常可贵的，和我们眼下那些油嘴滑舌的人相比，显得弥足珍贵。可以说这个虚构人物，讲述的古老故事，却又有一定的暗喻现实的意味。这个人物并不完全是喜剧的，他身上的悲剧性，以及他周边人的悲剧性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看点，让人笑着笑着就会流下眼泪来。

弥足珍贵的是，这部书中还有很多的民歌。可惜我不懂音乐，不知道这些民歌唱出来是什么味道。作为民歌之乡，这些歌词借助故事文本的流传而保存，也是一种特殊而有意义的形式。这本书在付印之后，郭老师说他在整理另外一本民歌集。这些民歌有些是他搜集的，有些是他编撰的，很土的味道里全是里下河的风味，很期待这本民歌集的面世。

郭老师有个身份叫民间文艺家。他在民间做着民间的事情，完成了自己自觉的文艺使命。这个是他最令我敬佩的地方——如今的社会有些人写点文章就耀武扬威，而安心读书写字的人少了。其实不管出多大的名气，说到底写作也就是一门手艺，像郭老师这样写点东西，总是如篝火一般明亮，照亮自己也好，照亮别人就更好。

十分迷人。

由则渣洼沟下行至诺日朗中心站，我们看离集中上车的时间尚有宽裕，就选择沿木栈道返回。行进不多远，就被轰雷般的响声所吸引。原来是诺日朗瀑布到了，只见滔滔水流自诺日朗群海而来，经瀑布顶部流下，水流凌空而下，银花四溅，腾起濛濛水雾，声势颇为壮观。但较之珍珠滩瀑布还是逊色不少。顺着树正沟南下，沿途串连着许多“海子”，且各具特色。犀牛海的翠绿水色，老虎海的深邃恬静，卧龙海的涟漪轻漾，火花海的水色湛蓝，双龙海上的水鸟飞翔，芦苇海上的浩荡芦苇，盆景滩上的盘根错节的一树一景，都让人流连忘返，赞叹不已。

李白有诗曰：“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”九寨沟也是个不适宜高声谈笑的地方。只宜抛弃世间烦杂，静下心来慢慢地欣赏享受，用心灵与之对话。

河流交错如网，青柳飞扬悠长，这是我的家乡高邮——苏中里下河平原的独特风光。

生在水乡，所见多是清澈的水、鲜活明快的植物和明朗的天空。一切都是清新的。乡野的世界，没有高大的植被与建筑，平和宁静中，质朴如画，生机盎然。

乡村生活是恬静的，但读书条件一般，要多读点书，往往要去县城。去城里，坐车我喜欢靠着窗口，在远处看乡村沿途风光，有一种别样的情感牵动。尤其是子婴河对面，一排低矮的土坯房之间，挺立一青砖小楼，让人印象深刻，因为它的迎面上醒目地刻着三个字：清平乐。

“清平乐”字形清瘦，结字舒展，有一种特别的娟秀与力量。掩映在农田与翠柳间，妥贴而富诗意。

匆匆数年，来来去去间观望清平乐楼居，都有莫名的情丝涌动，却从未拜访。今夏顶峰教授回乡，相约老家临泽见面。归途，不知哪来的兴致，想走些老路，也寻找些往日的家乡记忆。

临泽，是里下河锅底凹地，与兴化、宝应接壤，三县市交界，海拔就两米多点，低洼得很。当地人出门，一般坐船；坐车的，都是先向西，走高田到京杭运河，再南北分流，各奔东西。

家乡称之为高田的，是宝应县夏集镇陆庄、王营一带，紧邻运河东岸，地势自然高了许多。那清平居的两层半的砖楼，坐落在王营旁边的陈庄，迎子婴河而立，在一片土坯平房间，自是高大醒目。

人也是忙食的蚂蚁，为有口饭吃而四处奔走。杜甫诗云，

陪孩子游黄山归来

已有一段时间，三天的行程，虽然除却路上耗去的一整天，只剩下两天的游历，然而就在这短短的两天之中，我却收获了颇多

的意外惊喜。到达目的地的第一天下午，我们便在导游的带领下体验香溪河漂流。我和孩子合乘了一只小皮筏，自上游随波滑下，一边划桨一边欣赏沿途的景色。只见溪流清澈见底，河底“铺”满了一层极干净、极清爽的鹅卵石，一条条小鱼悠闲地追逐嬉戏于水草之间，到那波澜不惊之处，便看不出这鱼究竟是潜游于水面之下还是飘浮在半空之中。一路徜徉，不觉已到下游码头。

下了漂流的小筏，我们便登上一座小山，去游览九龙瀑，这山虽不大，却因九曲连环、倾泻而下的瀑布引得无数游人接踵而至。循着这瀑布的源头，我们在茂密的树林里拾级而上。头顶，骄阳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中挤了进来，在一路的石阶上留下了道道金光。山中的天气真是变化多端，众人行至半山时，尚顶着烈日骄阳前行；到得山顶，天空已经下起了一阵急雨。孩子激动地跑到那最高一瀑之下，冒着这阵山雨，脱去鞋袜，双足慢慢探入水潭中，清凉之气立即传遍全身，顿觉暑气全消，禁不住欢呼跳跃起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便去登黄山了，乘车沿盘山公路曲折前行了十几道来回，一路蜿蜒而上。到得游客中心，才发觉这一路驶来也仅仅还在山脚下面。仰首而视，只见一簇郁郁葱葱的山峰巍峨挺立，顶峰直插云端，隐匿在天际的迷雾之中。“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”，果真名不虚传！我们一行人乘坐索道车飞升而上，从透明的车窗下张望，山间一株株劲松越现越小，远远望去，挺立的树干好似一根根银针整齐地排列在那漫山遍野之中。随着海拔的渐渐升高，车窗外的雾气越来越重，大约转过了七八道山谷，才到达站顶。

走下索道车，一阵清风扑面而来，四周氤氲缭绕，如同到了人间仙境，顿觉神清气爽。跟随着导游的脚步一路前行，只见那路旁的峭壁上朵朵小花兀自开放，虽算不上国色天香，却也将这山上的暗色调节得活泼起来；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这一株株小花无不透射出一股顽强的生机。不远处

难忘的黄山美景与美食

□ 冯长征

一株株奇形怪状的松树从山石缝中进出，树干虽粗不及手臂，但气势蓬勃，苍劲有力，好得意欲腾飞的蛟龙，弓腰敛背，蓄势待发；树根也弯弯曲曲，骨节嶙峋，如同锐利的龙爪直抓得山石迸裂，又似那老汉的虬髯饱历沧桑。据导游讲述，其年岁早在甲子开外。特别要提到的是玉屏峰前那名扬海内的三组松树：迎客松，挺立玉屏东侧，两大侧枝伸展向前，恰似一位好客的主人，挥展双臂，热情欢迎海内外宾客；四株陪客古松亭亭玉立，姿态秀丽，长年累月陪伴游人观景，庇护走累了的游客小憩；送客松虬干苍翠，侧伸一枝，形似作揖送客，又似轻声叮嘱“小心脚下”。一路走来，鳌鱼峰、飞来石、梦笔生花……庞然大石尽入眼帘，栩栩如生，与奇松相映成趣，令游人无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下山路上，雾气已散，骄阳复出，山涧清泉顺流而下，伴随左右，每遇转折之处，便撞击、拍打着山石，溅起晶莹的水花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使人由心底生出一丝清凉，不由得忘却了这炙热夏日的焦躁，变得意气全无。

与这般美景相衬的，是那黄山的美食。所喜晚间饮食均为自主安排，我们来到山脚下一家装饰得古色古香的清爽小店，点了一桌地道的地方菜肴。不久，服务员便托盘而出，只见那：臭鳊鱼一粒粒似豆瓣，毛豆腐嫩嫩如玉脂，山野菜脆呱呱像翡翠；一盆石耳炒鸡蛋中，透出那石耳的黝黑、交织着鸡蛋的乳白与橙红，还有那姜丝的鹅黄、青葱的翠绿，五色鲜明，煞是好看。那臭鳊鱼、毛豆腐、山野菜的味道颇与平常菜肴不同，还有辣中透鲜的干锅鸡，都偏向那么一点重口味，却又以一种莫名的方式挑动着我的味蕾，加上这诱人的色相，让我这个喜好清淡口味的人也不禁赞不绝口。不知是因了这一天的劳累，还是受了这美食的诱惑，一贯挑食的女儿也毫不迟疑地举起筷子，狼吞虎咽起来。不一会儿工夫，几个人便风卷残云一般将一桌子的菜肴“收拾”得干干净净。一行人挺着鼓鼓的肚皮，意犹未尽地离开了这家小店，去寻找黄山当地别一番景致去了……

大美九寨沟

□ 姚维儒

人们说，如果世界上真有仙境，那就是九寨沟。九寨沟的特殊地貌使之形成了以植物喀斯特钙华沉积为主体，以艳丽典雅的群湖、奔泻湍急的溪流、飞珠溅玉的瀑布群、古穆幽深的林莽、连绵起伏的雪峰为主要景观的风景，如诗如画，美妙绝伦。

九寨沟气候温和、降水量适中、旱雨季分明，但昼夜温差较大。我们穿着夏装来到成都，却要着秋装，甚至防寒服去九寨沟。我们去九寨沟的当日，适逢下雨，撑一把雨伞，行走在仙境般湿润的环境中，十分惬意。

九寨沟即有九个寨子组成，目前只开发了三个寨子。已开发出二滩、三沟、四瀑、十八群海等景观，原始秀丽的风光主要分布在从沟口至诺日朗的树正沟及两条支沟上，平面形态呈“Y”字形。

我们由羊峒沟，换乘景区内公交一路上行，车内配有随车导游一路介绍沿途风景。这里主要有许多“海子”。“海子”即一汪一汪的湖泊，藏胞尊称它们为“海的儿子”，故称之为“海子”。湖水终年碧蓝澄澈，明丽见底，而且随着光照变化、季节推移，呈现不同的色调与水韵。随着车子的移动，望着窗外陡立的瀑布、倾斜的浅滩、清澈见底的湖水、长满青苔的植被、水在树根岩石中穿流激起的浪花、雨点在湖面上泛起的涟漪……我们的兴奋点被迅速激活。

车行至诺日朗中心站，我们的车被调度到右支的日则沟，行至原始森林处下车，沿木栈道下行，一路看景，随意免费换乘景区公交，十分方便快捷。日则沟景区是九寨沟最主要的景区，全长9000米。其主要景点由下至上依次是诺日朗瀑布、镜海、珍珠滩瀑布、五花海、箭竹海、天鹅海及原始森林等。这一路景点密集，尤其是珍珠滩瀑布的壮观场景最为震撼。镜海的一平如镜，五花海色彩缤纷、熊猫海的倒影清晰、箭竹海的波光粼粼、原始森林的林木葱郁，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由日则沟下行一路观景一路换乘，约中午时分我们又来到诺日朗中心站。在此处我们又乘车沿日则沟上行至长海，此景段约8000米，景点有下季节海、上季节海、五彩池及长海。此景段景点不多，但上游的五彩池和长海却极其迷人。五彩池以秀美多彩、纯洁透明闻名于天下，是九寨沟湖泊中的精粹。望着五彩池的五彩斑斓，特别是孔雀蓝，一位同行的女士竟动情地说：孔雀蓝是我一生的至爱，真的不想离开这里，太美了。长海是九寨沟湖面最宽阔、湖水最深的海子。葱郁林木映衬着层峦叠嶂的苍绿和远处的雪山，

清平居

□ 谢德宝

励志坐标，岂能遗忘。

说是拜访，其实顺邮沙公路向西，车行十里便到，隔着依旧饱涨东流的子婴河水，看到幽立的房舍，和挂着青藓隐约的字，一时兴致勃发，快步去看。

苏中的农家，大都沿河而居，清平居就在陈庄的才兴桥边，过河步行三五分钟就到。小楼是两层半的砖木结构民居，感觉已没当年高大，四周的柳竹长势繁茂，有的都从屋后探过头来，一副主人的姿态，向我点头问好。外墙的水泥在多年风雨的浸润下像老人的脸，凹凸岁月沧桑。“清平乐”的“清”字也掉了一角，“平乐”也脱落不见，但在翠竹的摇曳间，凹凸的印痕，依然毕现，见字如亲。

清平居没有院子，迎河而立，是砖砌的楼房。在当年还是土坯平房的时代，已是非常不错，尤其是主人在楼体的最高处，用水泥刻勒的“清平乐”三个大字，特别舒展与突兀，鼓慰过多少来来往往的人，向着愿想走去。

年轻时只知道有点特别，后来才了解这“清平乐”是有出处的，应该是主人读了宋辛弃疾《清平乐·村居》的词章，感慨而发的命名。虽然未见主人，在旧居四周流连，看斑驳依稀的字，亦对主人的志趣与向往领略一二。是的，人都向往和平宁静自足的生活，清新温婉的乡土情，是人生绕不过的弯。

“王侯与蝼蚁，同尽随丘墟。愿闻第一义，回向心地初。”当人到中年，走远了，才觉得老家的亲，故土难舍，看见一些曾经熟悉的景象，有斑驳如伤的丝丝惆怅。而清平居更是青春路上的